

新編諸子集成

四書章句集注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

四書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 —北京:中華書局,2016.4
(新編諸子集成)
ISBN 978-7-101-11677-9

I.四… II.朱… III.①儒家②四書-注釋
IV.B222.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62435 號

責任編輯:李元凱 高天

新編諸子集成

四書章句集注

[宋]朱熹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920×1250 毫米 1/32·12³/₄印張·2 插頁·270 千字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8000 冊 定價:52.00 元

ISBN 978-7-101-11677-9

新編諸子集成精裝本出版說明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匯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爲此我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編輯出版新編諸子集成，至今已出滿四十種。

爲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這套書將分批出版精裝本，版面疏朗，裝訂考究，非常適合閱讀與收藏。敬請關注。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六年三月

點校說明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朱熹祖述二程的觀點和做法，特別尊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並列。認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四者合起來，代表了由孔子經過曾參、子思傳到孟子這樣一個儒家道統，而二程和自己則是這久已中斷的道統的繼承、發揚者。他為四者分別作了注釋，對大學還區分了經傳並重新編排了章節，作為一套書同時刊行，稱為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一篇，又朱子語類卷一〇五云「四子，六經之階梯」）。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引用二程、程門弟子及其他人的說法較多，稱「集注」。後人合稱之為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

朱熹在其後半生中用了大量心血撰寫和反覆修改四書的注釋。據他自己說，對語、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六十七八歲還「改猶未了」（年譜寧宗慶元三年引），前後經過「四十餘年理會」（語類卷一九）。他在七十一歲臨死前一天（一說三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確實做到了他自己說的「畢力鑽研，死而後已」（文集卷五九答余正叔）。他注釋四書，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借此宣揚程朱派的理學思想，因此他的注釋毫無疑問對原意有不少歪曲，特別是把理學家特有的許多概念和思想強加給四書。在大學

中，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杜撰了他認為原文闕佚的格物傳一章補進去，更是突出的例子。這是在閱讀和研究時首先必須注意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應看到，程朱理學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先秦儒學的繼承與發展，兩者之間在理論邏輯上有着共同性和內在的聯繫。從這一方面說，朱熹的解釋又並不完全是曲解。其次，朱熹固然注重義理的解釋與發揮，但對文字訓詁也並非不注意。他說過：「某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年譜寧宗慶元三年引）。他字斟句酌，反覆修改，也說明了這一點。他在訓詁上的若干錯誤，時代條件的限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清朝的漢學家能夠糾正朱熹的許多錯誤，也和當時語言文字學、考據學的空前發達分不開。此外，朱熹較之清朝的漢學家，更多地注意從整體上去探求與把握原書的思想體系，而不斤斤於字義、名物、制度等的孤立煩瑣的考證，這使他對古代儒家思想的理解較之漢學家往往有更深入之處，加上他的文字很洗練，因此四書章句集注特別是論、孟的注在舊注本中仍不失爲較好的讀本之一，所以我們將它與清朝學者的注釋本一起收入新編諸子集成。

據朱熹的書臨漳所刊四子後一文，本書最早是朱熹在知漳州任上用官帑於南宋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年）首次刊印的。此本現已不可見，而且刊出後朱熹自己又多次做過修改，並非最後定本。據元陳櫟四書發明引朱熹嫡孫朱鑑的話說，定本在朱熹死後曾刊於興國（今江西省興國縣），但此本現在也不可得見。朱熹死後，此書逐漸風行，特別是元朝延祐間被懸爲功令以後，翻刻者不可勝計，爲之作疏釋者也愈益增多。明初官修的四書大全，全錄朱熹的注，爲此後坊間各本所宗依，其實並非善本。清嘉慶間

吳縣吳英、吳志忠父子用多種古本和宋元人所作疏釋本相校，力求恢復朱熹定本的原貌，糾正流傳中的錯誤，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年）刊出，是現存各本中較好的，我們這次整理就用它做底本。但此本在刊刻中也有一些新的錯誤，我們用我局圖書館所藏清康熙內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一二四二年）大字本（簡稱清仿宋大字本）進行了校勘，改正了若干錯誤並寫了校記，個別有參考價值的異文也予指出。兩通或大字本避宋諱的字（如匡作正、恆作常、慎作謹、惇作厚、擴作拓）一律不從，也不出校。大字本論語序說之後較底本多讀論語孟子法一篇，全係引用二程有關論、孟之語，據朱熹曾說「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此者附於其後，以爲讀之之法」（書臨漳所刊四子後），可知此篇實係朱熹本人所輯集，故予以補錄。底本避孔丘及清諱的字（如丘、寧、弘缺筆，玄作元、淳作淳等），逕改不出校。原書章節之間用圓圈隔開，現改爲每章另起行。

底本原附有吳志忠撰四書章句附考四卷，吳英撰四書家塾讀本句讀一卷，因參考價值不大，均刪去。但吳英所作附考序及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仍予保留，以資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錄

大學章句

大學章句序	一
大學章句	三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一四
中庸章句	一七

論語集注

論語序說	四三
讀論語孟子法	四五

卷一

學而第一 四七

爲政第二 五三

卷二

八佾第三 六二

里仁第四 六九

卷三

公冶長第五 七五

雍也第六 八三

卷四

述而第七 九三

泰伯第八 一〇三

卷五

子罕第九 一〇九

鄉黨第十 二七

卷六

先進第十一 三四

顏淵第十二 三三

卷七

子路第十三 一四

憲問第十四 一四

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一三

季氏第十六 一七〇

卷九

陽貨第十七 一六

微子第十八 一八三

卷十

子張第十九 一八九

堯曰第二十 一九四

孟子集注

孟子序說 一九七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二〇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二二三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二三八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二四三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二五〇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六八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八〇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二九四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〇七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一九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三三一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三四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三五五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三三七

附錄

四書章句附考序 三六六

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三八八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韵音阿。倜，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

諛，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

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鏹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

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

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

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

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廕。○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

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